

启蒙的困境与诠释的循环： 柏拉图“洞穴比喻”的 经典阐释与嬗变

王思淼，卢艳玲

新疆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8月16日；录用日期：2026年9月8日；发布日期：2026年9月17日

摘 要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隐喻之一，它生动地描绘了从意见到知识、从蒙昧到觉醒的哲学旅程。然而，这一比喻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它在现代哲学的视域下经历了深刻的嬗变与重构。本文旨在梳理“洞穴比喻”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原初内涵，并重点分析波普尔与伽达默尔对其截然不同的解读。波普尔从批判理性主义出发，将洞穴比喻视为一种基于绝对真理独占的权威预设、进而消解个体独立判断的思想源头，从而进行批判；而伽达默尔则从其哲学诠释学立场出发，重新肯定了“洞穴”所象征的“前见”与“传统”的积极意义，将认知觉醒的线性叙事转化为一种基于历史性的“视域融合”过程。通过这一对比研究，本文试图揭示“洞穴比喻”所蕴含的永恒哲学问题——关于知识、真理、传统与人的存在方式——如何在不同的哲学范式下获得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

洞穴比喻，批判理性主义，哲学诠释学

The Dilemma of Enlightenment and the Cycle of Interpretation: The Classical Interpretation and Evolution of Plato's “Cave Metaphor”

Simiao Wang, Yanling Lu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August 16, 2026; accepted: September 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17, 2026

文章引用：王思淼，卢艳玲. 启蒙的困境与诠释的循环：柏拉图“洞穴比喻”的经典阐释与嬗变[J]. 哲学进展, 2026, 15(9): 242-248. DOI: 10.12677/acpp.2026.159444

Abstract

Plato's "cave metaphor" i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metaphors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It vividly depicts the philosophical journey from opinion to knowledge, from ignorance to awakening. However,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metaphor is not unchanging. It has undergone profound evolution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philosophy. This paper aims to sort out the original connotation of "cave metaphor" in Plato's Republic, and focuses on the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Popper and Gadam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rationalism, Popper criticizes the cave metaphor as an authoritative presupposition based on absolute truth, and then dispels the ideological source of individual independent judgment; Gadamer, on the other hand, from his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 standpoint, reaffirmed the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foresight" and "tradition" symbolized by "cave", and transformed the linear narrative of cognitive awakening into a historical process of "fusion of Horizons". Through this comparative stud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eternal philosophical problem contained in the "cave metaphor"—about knowledge, truth, tradition and the way of human existence—how to obtain new vitality under different philosophical paradigms.

Keywords

Cave Metaphor, Critical Rationalism, Philosophical Hermeneutic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的“洞穴比喻”，是其哲学体系的浓缩与基石，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具有开篇定调的奠基性地位。比喻形象地阐述了“两个世界”的划分——可见的感官世界与可知的理念世界。它定义了哲学的根本使命，即灵魂的“转向”，从幻象转向真理，从意见转向知识，最终认识最高的“善”的理念。

它确立了理性主义传统，强调真知来自理智对于本质的把握而不是感官的经验，影响了从笛卡尔到黑格尔的哲学路径。哲学家的“返回洞穴”义务，提出了哲学王理想，也暗含了理想与现实的永恒张力。因此，“洞穴比喻”不仅是柏拉图主义的“导论”，更是后世哲学家不断回溯、批判与对话的源头活水。

柏拉图“洞穴比喻”在现代哲学中引发对立的阐释，核心在于其自身蕴含的张力，即绝对真理与历史解释、封闭体系与开放批判之间的冲突。以波普尔和伽达默尔为例，这种对立鲜明地体现了二十世纪哲学的范式转换。

2. 柏拉图“洞穴比喻”的原初内涵

2.1. 比喻的结构与阶段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其主要内容是设想一个洞穴中有一群世代居住在这里，是被锁链锁住的囚徒，他们不能回头，只能看前面洞壁上的影子。在他们右上方有一堆火，火与人之间有一堵矮墙。当外面的人们举着各种器具走过墙后的小道时，火光会把这些器具投影到囚徒面前的洞壁上。由于他们长期看着这些影像，他们自然地认为影像是唯一真实的事物。如果某个囚徒碰巧获释，第一次看到火光与物体，

他就会明白原物比影子更真实; 如果他走出洞穴, 第一次看到阳光下的事物, 他会先看到阴影, 再看到水中的倒影, 然后看到阳光中的事物, 最后看到阳光自身, 并明白太阳是万物的主宰。如果他返回洞穴去拯救他的囚徒同伴, 但他会与他的囚徒同伴们争论幻觉与真理、影像和原型的不同, 并激起众怒, 甚至被处死, 因此他的努力最终失败。

2.2. 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

柏拉图将洞穴内外的世界分别比喻成可见世界即感觉世界和理念世界。感觉世界依赖于我们的感觉器官去感受, 就像洞穴里的倒影, 它是一个可见的、瞬息变化的、非永恒的。而理念世界不依靠我们的感觉器官而存在, 是用心灵感受的世界, 理念世界是永恒的、是神创造, 是永远不会毁灭的[1]。他认为人们与囚徒相像, 囚徒代表人类的状态, 而囚徒被拉出洞穴的过程则是人类通过教育而获得认知的过程。柏拉图借解放囚徒失败的故事, 阐发了他关于哲学家使命的观点。虽然哲学家的兴趣是追求善, 但为了整个城邦的利益, 哲学家必须放弃个人兴趣思辨的幸福去启蒙和教育人们, 因此, 他提出了哲学王的主张。

2.3. 政治哲学意蕴

柏拉图的“洞穴比喻”通过描述灵魂从黑暗转向光明的艰难历程, 为“哲学王”统治提供了论证, 并在此过程中确立了真理对于意见的绝对权威。

“洞穴喻”的重点在于用理性的光来照亮自己的灵魂, 实现灵魂的转向。洞穴中囚徒的“意见”是变幻不定的影子, 而哲学王却见识过“太阳”, 掌握了关于实在的终极“知识”。这种认识上的绝对差距决定了唯有哲学王能够根据真理来进行判断、统治; 大众只能受制于意见。“柏拉图认为, 在人类灵魂的记忆中, 从它的无形的、非现实的存在时期开始, 好像就已有了善、美、正义等理念。应该尽量仔细地使灵魂摆脱肉体, 习惯于从肉体的各个部位把灵魂聚合起来, 专注于自身, 而且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把灵魂从肉体这个枷锁中解脱出来。”[2]

柏拉图这种思想一旦运用到政治领域, “哲学王”思想就必然应运而生。这并非个人选择, 而是一种强制性的道德义务与政治责任。真正的统治并非权力欲望的满足, 而是基于“善”的理念所要求的、引导城邦走向公正的必然行动。“洞穴比喻”通过知识论上的严格区分, 将政治权力与哲学真理绑定, 论证了“哲学王”统治不仅是最正当的, 而且是必须的, 其背后是真理对于意见拥有无可辩驳的绝对权威这一核心理念。

3. 批判与解构: 波普尔对“洞穴比喻”的负面解读

3.1. 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的视角

波普尔对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提出了根本性批判。他指出, 通过有限数量的观察实例来“证实”一个全称命题, 如“天下的乌鸦一般黑”, 在逻辑上是不可靠的, 因为无论看到多少只黑乌鸦, 都无法穷尽所有可能, 永远无法证明该理论为真。

为此, 波普尔提出了划时代的“证伪主义”原则作为替代标准。他认为科学理论首先起源于猜想和假说的提出, 然后再通过经验证据的证伪不断地对这些假说进行反复检验, 一旦被证伪便提出新的假说取代。这一过程并非一次性完成, 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循环过程[3]。一个理论的科学地位不在于它被“证实”了多少次, 而在于它承受住了严峻的、企图“证伪”它的检验。一旦与观察事实相悖, 理论就被证伪并被抛弃或修正。例如, 只要找到一只不黑的乌鸦, 那么“天下的乌鸦一般黑”这个命题就被证伪了。

证伪主义彻底动摇了绝对真理观。波普尔认为, 我们永远不能声称一个理论是“绝对真理”, 它只是目前尚未被证伪的“逼真度”较高的假设。科学知识的发展并非通向绝对真理的直线积累, 而是一个通过“猜想与反驳”不断提出假说、并尽力排除错误的过程。因此, 科学是可错的、猜测性的, 永远向批判和修正开放。

3.2. 洞穴作为“黑暗世界”的隐喻

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 波普尔对柏拉图“洞穴比喻”进行了极具批判性的政治哲学解读。他并非将其视为一个追求真理的励志故事, 而是看作一个为极权主义辩护的、充满危险的政治寓言。

波普尔将洞穴阐释为一个受禁忌和集体权威统治的“黑暗世界”的完美模型。囚徒们被枷锁束缚, 满足于观看影子, 象征着民众在部落式的、神秘主义的集体中, 被动接受未经批判的教条和习俗。任何质疑影子真实性的尝试, 都会被视为异端而遭到嘲笑甚至迫害。波普尔尖锐地批判了哲学王“返回洞穴”进行统治的理想。他认为, 自诩见过“真理太阳”的哲学家, 实际上宣称自己垄断了终极真理。他们的返回, 并非仁慈的启蒙, 而是试图根据自己设计的“唯一正确”的蓝图, 来彻底改造社会和人性的, 这必然导致社会混乱。波普尔借此反对任何形式的“真理的垄断权”。

“波普尔认为, 柏拉图的这种理念论造成了方法上的本质主义。这种方法认为, 可感事物背后有不变的本质, 从而认为纯粹知识科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和描述事物的真正本性, 即隐藏在它们背后的实在或本质。这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大部分问题的研究是社会科学之所以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理论运用于社会学领域产生了历史主义, 运用到政治哲学领域却产生了极权主义。”^[4]他主张的“开放社会”正与“洞穴”相反——一个允许并鼓励批判、质疑、自由讨论和渐进改革的社会。在那里, 没有绝对的权威, 知识被看作是“可错的”, 并通过不断的“猜想与反驳”向前发展。因此, 洞穴比喻在波普尔这里, 成为了一个反对思想禁锢、捍卫批判自由的强大警示。

3.3. 对“哲学王”的批判

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 对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 进行了批判。波普尔认为, “哲学王”统治的正当性建立在其垄断了“绝对真理”这一致命预设上, 他们坚信自己掌握了治理国家的唯一正确蓝图。这种真理的垄断权必然导致权力的垄断。他们为了实现其理想的“善”, 会倾向于使用强制力量来改造社会与人性, 排斥一切异议, 最终导致社会混乱。波普尔指出, 谁应为统治者的问题, 远不如“如何通过制度来制约统治者, 防止其作恶”这一问题重要。

在波普尔看来, “哲学王”既是洞悉历史规律的人, 也是执行这一规律的独裁者。对这一者的批判, 共同捍卫了基于“可错性”原则、鼓励批判与试错的开放社会。

4. 辩护与重构: 伽达默尔诠释学视野下的“洞穴”

4.1.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立场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实现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根本转向。其基本立场是: 在理解的过程中, 解释者和文本各自带有历史背景和预设, 通过交流而实现视域的融合, 也即解释者的预理解与文本所包含的意义在理解中逐渐达成一致, 实现理解的深化。这种视域融合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而是不断循环的过程, 伴随着理解者不断的自我反思和文本重新解读^[5]。

伽达默尔为“前见”正名, 反对启蒙运动将其等同于“偏见”。他认为, “前见”是一切理解的前提和基础, 它构成了我们最初的“视域”。理解不是要消除所有前见, 而是要区分哪些是促进理解的“真前见”, 哪些是导致误解的“假前见”, 并在理解过程中检验和修正它们。理解的过程, 不是放弃自己的视

域而进入他人的视域,而是自己当下的视域与理解对象所来自的视域,相互接触、交流并融合成一个新的、更广阔的视域。这个新的视域既包含了双方,又超越了双方,是意义生生不息的源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效果历史意识,这是伽达默尔思想的核心。它指我们无法置身于历史之外去“客观”地认识对象,因为我们本身就处在历史的“效果”之中。真正的理解意识,是意识到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理解对象,都已经被历史所塑造和渗透。历史不是与我们对立的客体,而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共同基础。

4.2. “前见”的正当性:为“洞穴”平反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对柏拉图“洞穴比喻”进行了一场深刻的诠释学“翻转”,旨在为被启蒙运动污名化的“前见”正名,并恢复“洞穴”的积极哲学意义。

在伽达默尔看来,囚徒所处的“洞穴”并非一个必须逃离的虚假世界,而是人赖以生存和理解的唯一真实境遇。这个“洞穴”就是由历史、传统和语言共同构成的“效果历史”现实。我们永远无法跳脱出这个背景去获得一个“上帝视角”,我们始终已经身处并参与在历史与传统的影响之中。因此,“洞穴”不再是阻碍我们认识真理的牢笼,而是一切意义和理解得以生发的土壤。据此,囚徒们基于洞穴经验所形成的“意见”,在伽达默尔这里被转化为“前见”。他严厉批判了启蒙运动对前见的全盘否定,指出前见并非理解的障碍,恰恰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它构成了我们最初的“视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任何新事物、新文本的出发点和方向。没有前见,理解活动根本无法开始。

这一翻转彻底改变了真理的获取方式。哲学的任务不再是哲学家个人“走出洞穴”去追寻纯粹的阳光,而是在“洞穴”内部,通过与我们身处其中的传统进行批判性对话。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是要消除所有前见,而是去甄别哪些是“合法的前见”,能产生真知灼见,哪些是“盲目的前见”,会导致误解,并通过与文本、与他人的相遇,不断检验、修正和丰富我们的前见,实现“视域融合”。

伽达默尔通过为“前见”平反,实际上是为人类有限性和历史性正名。他告诉我们,真正的真理并不在“洞穴”之外,而正是在我们充满前见的、历史的生存与实践之中,通过对话与理解而得以揭示。

5. 比较与综合:两种解读的对话与启示

5.1. 真理观的冲突

柏拉图的真理观是本体论和静态的。真理(善的理念)如同洞穴外的“太阳”,是永恒、客观、超历史的绝对存在。认识真理意味着灵魂的“转向”,从意见世界抵达一个纯粹的理念世界,并最终“看见”和“占有”它。知识是对这个客观实在的正确反映。柏拉图主要是从理性层面来思考真理的价值性:知识世界的确定性是由智性直观所直接赋予的;真理的把握则须要通过理性的不断反思;唯有理性能开启真理的大门,指引我们趋向“好”或“善”[6]。

波普尔虽激烈批判柏拉图,但仍在追求客观知识。他承认一个客观的“真理”世界的存在,但他认为人类永远无法宣称自己已掌握绝对真理。他的立场是“批判理性主义”:所有科学理论都是可错的猜测,我们通过“证伪”来排除错误,从而无限逼近真理。对他而言,真理是一个调节性理念,是探索的终点而非可占有的财产。他悬置了绝对真理的宣称,但保留了对它的追求。波普尔承认真理的客观性,却固化真理的神秘性,创造性地提出真理的相关概念,却没有充分发挥其科学性,探索真理的方法具有科学性,却忽视了某些关键性因素[7]。

伽达默尔则更为彻底,他完成了从认识论到本体论诠释学的转向。真理对他而言,不是一个等待被发现的静态对象,而是在理解事件中发生和显现的过程。它发生在“视域融合”的对话中,存在于效果历史的作用里。真理是“发生着”的、动态的、与理解者境遇相关的。这完全突破了柏拉图静态、非历史

的真理观。

5.2. “洞穴”隐喻的多元性

“洞穴”意象的演变, 标志着哲学重心从认识论向本体论, 从追求超验真理到探索历史性存在的根本转向。

在柏拉图的原初比喻中, “洞穴”是可感世界的象征, 代表着由习俗、幻象和未经反思的“意见”构成的蒙昧领域。它是一个必须被批判、否定并最终逃离的囚牢。哲学家的使命是挣脱枷锁, 走出洞穴, 去追寻洞外“太阳”所代表的永恒、绝对的真理。此时的洞穴是完全消极的, 是真理的对立面。

波普尔对柏拉图的洞喻持批判态度, 还进行了政治哲学的尖锐化。在他眼中, 洞穴就是那个反对理性批判、受权威和巫术统治的“黑暗世界”。但他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试图“回归”洞穴的“哲学王”, 认为这种基于绝对真理的救赎必然导致社会混乱。对他而言, 洞穴仍需逃离和批判, 但方式是通过持续的“猜想与反驳”, 而非追随某个真理的垄断者。

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完成了对洞穴意象的“平反”与本体论升华。他认为, 由历史、传统和语言所构成的“前见”, 正是我们无法脱离的“洞穴”。这不再是认识论上的缺陷, 而是人类理解活动得以可能的“效果历史”境域。洞穴由此从一个被批判的对象, 转变为理解得以进行的前提和背景。真理不再存在于洞穴之外, 而是在我们身处洞穴的“视域融合”与对话中发生和显现。

这一演变路径, 从逃离洞穴到在开放社会中批判洞穴, 再到承认我们永远在洞穴中并在此探寻真理。“洞穴”最终被确立为人类有限性和历史性存在的本体论象征。

6. 总结

拉图、波普尔与伽达默尔对“洞穴比喻”的阐释, 构成了一条从“逃离洞穴”到“批判洞穴”再到“归属于洞穴”的思想脉络。这一脉络远不止是三种诠释立场的并置, 它实际上揭示了西方现代性自身内部一个根本性的哲学困境与认知循环。

每一次试图用一种绝对真理作为名义来实现解放的方案, 都会暗藏走向新封闭的风险: 柏拉图以“哲学王”强行返回洞穴之中, 波普尔则以批判理性反抗此种垄断, 但是波普尔式批判一旦被绝对化, 则也面临着自我指涉的问题——批判理性自身不能被彻底地批判, “客观真理”的预设和可错性的原则之间的矛盾就不可避免了。“启蒙”的理想与其后果之间总是存在着一个裂隙。而伽达默尔则认为这是由于理解本身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 我们无法跳出语言、传统与“前见”所构成的视域去获取绝对开端。每一次批判都是基于一定的历史境遇, 每一次启蒙都借助其试图超越的前见——理解因而呈现为“良性循环”: 我们只能在已有的基础上进行理解和在传统中反思传统, 在“洞穴”中辨认出“洞穴”的边界。

“洞穴”不是谬误之地, 也无法被一次性“走出”所超越, 而是人类一切认知、批判与理解的永恒前提与不可消除的边界条件。真正的哲学智慧, 既不幻想洞外的绝对光明, 也不固守洞内经验而拒绝开放, 而在于清醒地意识到“身在洞中”, 始终以开放、审慎的态度审视自身前见的合法性边界。在承认有限性的同时坚持对话, 在坚持批判的同时尊重传统——这不是对“洞穴”的妥协, 而是对“人”之存在方式的成熟承认。现代哲学的核心任务并非消灭“洞穴”, 而是在其中与历史、他者和自身前见进行更清醒、更富成果的持续对话。

参考文献

- [1] 冯晓洁. 解读柏拉图“洞穴比喻”[J]. 武夷学院学报, 2016, 35(8): 10-13.
- [2] 孟勇. 柏拉图“洞穴喻”思想再探究[J]. 哈尔滨学院学报, 2011, 32(2): 25-27.

- [3] 刘佳. 论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思想[J]. 今古文创, 2025(38): 60-62.
- [4] 司玉兰. 论波普尔对柏拉图理念论的批判[J]. 太原大学学报, 2009, 10(3): 14-18.
- [5] 黄秋庄. 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与朱熹经典诠释学对比研究[J]. 中原文学, 2025(9): 126-128.
- [6] 郑晓艳. 从柏拉图的“洞喻”谈谈真理的价值性及其实现[J]. 蚌埠学院学报, 2013, 2(4): 110-113.
- [7] 肖春花. 波普尔的真理观评析[J]. 山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 2016, 29(4): 61-64.